

一 寂寞坎坷的生涯

公元 265 年十二月丙寅日。

洛阳南郊祭坛高筑，晋王司马炎从魏帝手中接过象征天下至尊的国玺绶册，面对群臣，向上天宣誓，接受魏帝的禅让：“上天既有成命，辞让便有违天意。天序不能没有统帅，人神不能没有主宰。我司马炎躬承皇运，奉命受禅。”

一个世代居住在齐地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左姓家庭的宁静生活因此也发生了变化。

（一）出身与志趣

1. 家世儒学

左氏的远祖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公族左公子，因而后世遂以左为姓，并以儒学作为其世代传家的根底，但是到了本书的传主左思的父亲左熹这一辈家境已经式微。左熹，字彦雍，是一名官卑位低的小吏，主要

掌管文书工作，他恪守公法，以能干闻名乡里。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双令人怜爱的子女——儿子左思和女儿左棻。左熹“长于笔札”（《晋书·左思传》），具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他常在公务闲暇之余，教儿女们创作一些诗赋文章。左棻《离思赋》就曾自述这种生活：“生蓬户之漏侧兮，不闲习于文符。”

左思，字太冲，少时顽劣，无论是学习钟繇、胡昭的书法还是学习弹琴，都不肯用功，他的父亲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如我少时。”受到激励的左思从此发愤勤学，因此，年纪轻轻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他甚至还兼通阴阳之术。良好的知识积累为左思以后的诗赋创作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左思其貌不扬，不擅辞令，这使他在那个重视容止和清谈的时代，一直不受重视，《晋书》本传就说他“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但是左思在年少时即表现出不凡的文学才华，大约在 19 岁时，他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不出户牖”，创作了《齐都赋》，描写自己的故乡——齐国故都临淄的风土人情，并获得了一些声誉。

左思的妹妹左棻，字兰芝，在家庭的熏陶下也“少好学，善缀文”（《晋书·左贵嫔传》）。在中国古代，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传统思想的影响，女性很难有受到教育的机会，即便有，也只是读一读《列女

传》之类专讲封建教化的书籍。相比之下，左棻无疑是其中的幸运儿——她出生于一个正始玄风的高潮尚未完全消歇、名教有所松动的时代。更为重要的是，她生长在一个重视文化教育的家庭，有一位开明的父亲，还有一个以诗赋闻名的哥哥。这些幸运连缀在一起，便构成了她与其兄成为文坛连璧的重要背景。

2. 移家京师

晋武帝受禅登基的喜庆很快就降临到了离京都千里之遥的左家。一方面因为新朝初定，需要收买人心，另一方面也因为左熹确有干吏之才，晋武帝提拔左熹作了“殿中侍御史”。这个官职虽只是一个从八品的小官，主要做齐国地方的监察工作，但在晋初那个重视门阀出身的时代，这已经足够让家境贫寒的左氏一家兴奋不已了。

左思很快长大成人，在家乡临淄与翟氏结婚，并育有四个儿女：左髦（字英髦）、左芳（字蕙芳）、左媛（字纨素）、左聪奇（字骠卿）。左思的家庭生活应该说还是比较美满的，这点从《娇女诗》中可得到很好的印证。

晋武帝泰始八年（272）的一天，一道诏书突然从京城急驰而至，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打破了左家往日的平静，令左熹、左思父子不知是喜是忧。左棻因为文学才华出众而被武帝下诏纳为“修仪”。左棻

的相貌并不漂亮，史载其“姿陋”，即使进宫也很难受宠。但是君命难违。不久，左棻就在叔父的带领下来到洛阳，踏入深宫，开始了她的人生悲剧。

一开始，武帝还是比较欣赏左棻的，经常命她写诗作赋。而左棻亦以“才德见礼，……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由于才华出众，不久左棻又被晋封为“贵嫔”（《晋书·左贵嫔传》）。晋武帝承袭汉、魏之制，贵嫔与“夫人”“贵人”同为“三夫人”之列；位视三公，地位还是很高的。随着左棻的入宫，左家喜事连连：左熹升任“太原相弋阳太守”；而左思也离开故土临淄，举家迁入京师。从此左氏兄妹再也没有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家乡。

初入京城，左思是怀着一番雄心壮志的。司马炎称帝时，已灭蜀两年。西晋王朝建立后，国力日趋昌盛，灭吴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全国逐渐统一的大势启发和激励着左思心中燃烧的政治热情，因此他要创作一部堪与前代著名赋作——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相媲美的京都大赋《三都赋》。

3. 貌寝口讷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那就是魏晋时期比起其他任何时代都要注重人的容止风貌，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人物品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甚至可说是一个主要部分，其魔力之

强，影响之广，令人叹为观止。

据各种史料记载，左思为人“貌寝”、“丑悴”，他的妹妹左棻也“姿陋无宠”、“体羸多病”。可以说，寥寥几个关键词非常鲜明地勾勒出左氏兄妹的资质——他们除了满腹才华外，给人们的观感则是丑陋并且还带有病态。据《世说新语·容止》第七条记载：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姬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这条记载为魏晋小说家言，不可尽信。然而在人物品藻以风度相高、且这种社会思潮深入人心的时代，这条传闻无疑又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除去相貌，左思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口讷”，即口吃。正始以后，玄风相竞，清谈成为魏晋时期士大夫的普遍风尚，如旋风般席卷了整个上层社会。清谈之初还主要集中于对于玄理的探讨，但至西晋初期，就渐渐演变成为一种对于自身身份和能力的炫耀，甚至注重声调、辞藻之美，如王衍“口中雌黄”（《晋书·乐广传》），裴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晋书·裴秀传》），郭象“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晋书·郭象传》），我们可以想象“家世儒学”的左思在这种清谈场上是如何的尴尬：他既不可

能在玄理上有所精解，又不可能如王衍般“口中雌黄”，还要竭力掩藏他口吃的缺陷，不为人耻笑。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史书记载左思“不好交游”、“杜绝人流之事”（《晋书·左思传》）的缘故了。

如果说生理上的缺陷左思还可以忍耐，那么精神上的压抑和摧残则铸成了左思一生的心痛。

4. 志高人微

西晋是一个门阀森严的时代。门第出身成为衡量士庶贵贱、官品升降的凭藉，并受法律的保护。由此造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晋书·王沈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晋书·刘毅传》）、高门华阅，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廿二史札记》）的局面。

左思出身寒门，虽有满腹才华，但是面对这种社会的不平，他也无力改变。虽然妹妹左棻贵为“贵嫔”，而左思本人也算是“皇亲国戚”，但是这些在当时的士族看来并不能在本质上改变他的身份，因此结果反而使他饱受了“以椒房自矜”的嘲讽。且不说中士士人，就连“亡国之余”的陆机，因为出身于吴中大姓，在《与弟云书》中也鄙薄地称左思为“伧父”，认为他出身鄙贱、缺乏教养。而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虽语及当时已经“洛阳纸贵”的《三都赋》，但对于作者左思也只以“世人”代称，不愿提及其名

字，可见轻视之至。

由此可见，一个出身寒微的人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环境中是多么的难以安身立命，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为什么左思对于才能和地位不成比例的社会不公现象总是耿耿于怀，有时近乎义愤填膺了。

左思虽然貌寝口讷，又出身寒门，但是他却抱负不凡，理想远大。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对于人生的理想主要有三种设计：“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只有圣贤如尧舜仲尼足以当之；立功，即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立言，即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然后藏之名山。胸怀壮志的左思更憧憬后两种志向——立功与立言，这在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的《咏史诗》中有着充分地展现。

在左思看来，“立功”就是要“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咏史诗》其一）“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咏史诗》其三），然而左思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知道自己“非甲冑士”（《咏史诗》其一），因此更希冀能以文章冠世，从而立致卿相，即“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事后，英明擅八区”（《咏史诗》其四），确切地说，就是要创作一部流传千古的《三都赋》，并以此作为自己仕途通畅的媒介。

左思的文学才华毋庸置疑，但却“无吏干之才”，虽然有“高志局四海”（《杂诗》）的雄心，但最终反而为之所累。

（二）复杂的经历

1. 洛阳纸贵

对于左思写作《三都赋》的时间，历来争议较大，但是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一是《三都赋》写作的时间跨度很大，至少在十年以上；二是《三都赋》初稿写成后，左思还在不断修改，直至去世。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可见左思确实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投入了《三都赋》的创作之中。

从东汉班固、张衡开创“京都大赋”这一创作题材起，京都大赋就确定了篇幅宏大、内容繁富的体制特征，因此非博学多通者不能胜任。左思创作《三都赋》时，为了弥补自己知识上的缺憾，广搜博采，殚见博闻，全力以赴。他专门拜访了曾在蜀地做过官的张载，并向来自于吴地的陆机了解东吴地区的风土人情。此外，为了充分利用朝廷内府所藏的各种珍图秘籍，他还上书“求为秘书郎”。除了博采资料外，在创作过程中左思的态度也十分认真勤勉。据《晋书·左思传》的记载，他曾经闭门谢客十年，专心写作。

为了及时捕捉创作灵感，家里到处摆放着笔纸，就连门厅、厕所也不例外。一旦出现对创作有所启发的灵感，就立刻记录下来。他还因为“《三都赋》未成”，婉言谢绝了贾充邀请他做“记室”的建议。就这样，经过十年的辛勤创作，他终于写成了万余字的《三都赋》初稿。

如前所述，左思一直将创作《三都赋》作为改变自己政治命运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三都赋》刚刚完成后，左思对自己的作品很是自负，认为不亚于班固、张衡的赋作，但是当时并未出现如左思预想的好评如潮的景象，相反还因为出身卑贱，受到不少人的“讥訾”。面对这种情形，左思十分痛苦，这时他想起了与自己身世相近、已是文坛领袖的张华。

张华（232—300），自幼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当过放羊娃，出身比左思还要低贱，但他治学刻苦，知识广博。步入仕途后，他为人方正，虽位居高官却平易近人，以提拔寒门俊才为己任，因此“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书·张华传》）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更为重要的是，张华以自己的成功为西晋一代文士指明了一条个人发展的道路。这是一条追求功业的道路，在实行个人功业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用世的理想。张华之所以在文学上影响整个西晋文坛，就是因为他的成功吸引了像左思这样出身寒门，但又希冀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寒素文士，因而他

成为他们共同景仰和仿效的对象。张华还曾专门写过一首《励志诗》，鼓励寒素之士进德修业，锲而不舍，认为只要这样努力，就总有一日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可以说，张华对于左思的人格精神及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因此，左思在这个时候想起了张华，不是没有原因的。

左思拜访了张华，并呈上了自己花费十年心血写成的《三都赋》。张华看过后，评价很高，认为“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足以与班固、张衡的作品比美。为了使左思得到门阀士族的认可，张华又介绍左思去结识著名文人、出身高门的皇甫谧。

瘫痪在家的皇甫谧，在看过《三都赋》后，也大为叹赏，并欣然为之作序，评价颇高。左思的《三都赋》受到张华和皇甫谧赞誉的事情不久便传遍了京城，原先瞧不起左思的人也开始改变态度，纷纷赞赏起来。一时间，洛阳城内的世家大族都以读过《三都赋》为荣，士人之间也竞相传抄，以至于洛阳的纸都比平常贵了许多。

对于皇甫谧是否为《三都赋》作过序，后人一直争论不休，而一篇作品便能使得“洛阳纸贵”，其中似乎也掺杂了一些夸张的成分。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三都赋》的问世，给左思在当时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声誉。

2. 蹶顿下僚

《三都赋》虽然造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但对于左思本人而言，除了使他在文坛上声名鹊起外，并没有在仕途上带来任何额外的“实惠”。

当初左思求秘书郎一职，只是想为写作《三都赋》提供更多的方便，而没有远图。也许左思确实“无吏干之才”，所以在秘书郎的任上一直滞留不迁。虽然早先贾冲曾聘请左思为“记室”，但左思一来要“专思《三都赋》 杜绝人流之事”(《晋书·左思传》)，二来才雄志大，区区“记室”远远不是左思追求的目标。在穷尽十年心血精心结撰的《三都赋》大功告成之际(281)，憧憬中的仕途辉煌即将降临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却接连发生。首先，对《三都赋》赞叹不已的张华，因受到排挤，于太康三年(282)正月出任幽州；曾对左思颇为欣赏且欲加提拔擢用的贾冲，因病死于是年四月；为左思《三都赋》作序的皇甫谧，也于太康三年辞世。这些自然使得左思仕途畅达的理想化为泡影。

左思再次步入仕途，应该是在惠帝即位后的公元290年左右。据《北堂书钞》引王隐《晋书》记载，左思因为“好学”被“司徒陇西王泰辟为祭酒”。陇西王司马泰始封于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惠帝永熙元年(290)代石鉴为司空。司马泰一生并未做过司徒，

“司徒”当为“司空”之误。可见，至少从完成《三都赋》的公元 281 年到 290 年这近十年间，左思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这对于才雄志大的左思来说无疑是不堪回首、晦暗萧瑟的十年。

从担任陇西王祭酒的 290 年开始，左思又两次出仕：一次是被非常欣赏他的司空张华辟为祭酒；一次被贾谧举为秘书郎。左思这两次出仕的详情已无从考察，但是可以肯定，他的仕途之路一定很不顺利。因为他的官职一直没有任何升迁，在绕了一个大圈后，最后竟然又回到了他第一次出仕的起点——担任秘书郎。

回顾左思蹶顿下僚、连遭反复的仕途生涯，我们在为之惋惜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左思确实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无吏干之才”。从外因看，左思口讷寡合，不擅交游；从内因看，他傲岸自重，平时又“颇以椒房自矜”，就连他的齐国老乡都很看不起他。可见他确有好高骛远的一面。

3. 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是西晋王朝一场历时持久的同室操戈。

晋武帝司马炎以异姓王的身份篡夺了曹魏政权，上台后他汲取教训，大封自己的亲族本家为同姓王，以之为朝廷的藩篱与屏障，辅佐晋室。他满以为这些同姓王是同根所出，有着同样的血脉，就一定会与皇

室同舟共济，长治久安。但他却忽略了这样的定律：权力是一件令人心摇目眩的东西，同姓甚至手足之间一条轻柔的亲情纽带，根本无法抵挡权力的强大诱惑，八王之乱无情地证实了这一点。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惠帝。也许是祖上的心力已经耗尽，所以到了惠帝这一辈，便只剩下呆傻愚钝。据说一次他听说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因发生饥荒而饿死，觉得不可理解，竟然问：“他们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这样一个白痴皇帝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又怎能控制得了那些同姓王急剧膨胀的权力欲望？事实上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控制不了，皇后贾南风是一个残忍、阴狠且极工心计的女人。她首先勾结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诛杀了权倾一时的外戚杨骏；接着又借刀杀人，除掉了楚王和汝南王；又以谋反为借口先后杀死了太后杨氏和不少反对自己的大臣，从而把持了朝政大权十年之久，并大肆重用自己的亲信。最后其他同姓王又起兵把她杀死，由此演变成一场天昏地暗的自相残杀，酿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始于公元29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306年。这场动乱造成的后果就是生灵涂炭，名士被杀，国家元气大伤，西晋王朝的大厦很快倾覆，只有部分成员逃至江南，偏安一隅，继续苟延残喘。北方的

“胡人”因此乘机而起，相继逐鹿中原，开启了“五胡乱华”的局面。

4. 预为“二十四友”

贾后在把持朝廷大权的十年（291—300）里，大肆任用自己的亲信，年少的贾谧就这样走上了政治的中心舞台。而左思的生活道路也由此转向了危途。

贾谧，本姓韩，是贾后的妹妹贾午的儿子。因为贾家无后，因此过继给贾后的父亲贾充为世孙。贾谧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升为侍中，负责纂修晋史，并因为外戚的缘故，少居高位而“权过人主”。为了博取“好士”之名，贾谧又将大批的文人学士拢聚在自己的周围，号称“二十四友”（《晋书·贾谧传》）。

左思和贾家的关系一向不错。在他写作《三都赋》期间，贾充就曾推举左思为秘书郎。而左思和贾谧的交情也很深，他曾经与陆机、潘岳一道为贾谧讲解过《汉书》并且在贾氏专权的十余年里中一直没有脱离仕途，成为贾谧身边的“二十四友”的成员之一。

左思参加“二十四友”集团的真实动机，由于史料的缺失，已无法了解。但是我们可以从其他资料进行一点推测。据《晋书》卷四十《贾谧传》记载：

谧好学，有才思。……开阁延宾，海内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或著

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渤海石崇、欧阳建，荥阳潘岳，吴国陆机、陆云，兰陵缪徵，京兆杜斌、挚虞，琅邪诸葛诠，弘农王粹，襄城杜育，南阳邹捷，齐国左思，清河崔基，沛国刘瑰，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牵秀，颍川陈旌，太原郭彰，高阳许猛，彭城刘讷，中山刘舆、刘琨，皆傅会于谧，号曰“二十四友”，其余不得预焉。

可见“二十四友”是一个以“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为主要成员组成的集团，这不仅指这个集团成员的出身都具有某方面的社会背景以及身价凭藉，更指他们有共同的人生态度——即攀附贾谧、追求政治上的发达。他们在道德人伦方面的表现素为世人诟病。且不说石崇、潘岳等“遥见广城君（即贾谧）出，望尘而拜”的无耻，以及伪造构陷愍怀太子文章的卑劣（出自于潘岳之手），就是其他成员著文章“称美谧，以方贾谊”的事迹也足以令世人不齿。所以与石崇、潘岳混迹在一起的左思也难辞攀附之嫌。

另一方面，二十四人又多为文学之士，具备相当的文学才能。石崇、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刘舆、刘琨等一长串名单几乎占据了活跃在当时文坛上著名文士的大半。尤其是他们组织发起的“金谷雅集”，更成为当时的文坛盛事。

如前所述，左思出身寒门，在政治上也一直不很

得意，那么贾谧为何将他纳入“二十四友”中呢？据《贾谧传》我们知道，“鲁公二十四友”不是任何人都可随意参加的。因此《晋书》在列述了二十四人的籍贯姓名后，说了一句“其余不得预焉”，可见当时还有不少想参加而被拒绝的人。由此可见贾谧对于“友”的资格的认定，自有其出身地位及才能名声等方面的相当要求和标准。

其实，左思得以“预为二十四友”的原因主要有两条：其一，因为他的妹妹左棻一直在宫中，左思也算是一个“皇亲国戚”，与同样是“外戚”的贾谧在身份上有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二，左思在当时的文坛上具有相当的声誉和地位，符合贾谧延揽名士的标准。

但左思为什么不能如傅咸、张翰、嵇绍、张协等文士那样，独善其身呢？究其原因，还是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解的功名欲望在起作用。作为一个富有才华的文士，他的功名欲念，虽然不如陆机那样强烈，也不像潘岳那样“乾没不已”（《晋书·潘岳传》），但他懂得如何为自己猎取名誉，提高社会地位。因此他既不能如张翰那样“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更不能如嵇绍那样正道自守、拒交奸佞。这就是左思的处世态度和作风。但是事与愿违，贾谧并未特别看重他，依然只给了他一个秘书郎的闲职。但是左思的这种寄身权臣的行为，无疑成为他人格上的一大缺憾。

5. 避世而隐

永康元年(300)，一系列的变故使得左思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正月，八王之乱的烽火又起。三月十八日，其妹左棻去世。四月三日，贾氏集团覆灭。四月二十五日，左棻入葬晋阳陵西徽道。五月，张华被杀。八月，潘岳、石崇、欧阳建相继被杀。对于左思而言，似乎在转瞬之间，他就失去了胞妹，失去了知己张华、故主贾谧，失去了“二十四友”圈子中几个熟悉的面孔。而此时陆机、陆云兄弟则因受齐王的诬陷先后陷于囹圄，继而分赴洛阳与邺城，投靠成都王司马颖。刘舆、刘琨兄弟同样铤而走险，周旋于自相残杀的诸王间。

也许因为树倒猢猻散，也许是因为失去胞妹的巨恸，也许是意识到官场险象环生，左思终于下定决心，退居于洛阳城东的宜春里，专心著述，修改《三都赋》。第二年，掌握朝政大权的齐王司马冏又邀请左思出任自己的记室参军。但经历了太多、太大人生变故的左思已视仕途为畏途，便称病拒招，并写下《招隐诗·经始东山庐》，以明归隐的坚定决心：

经始东山庐，果下成自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